

天下文化

風華館

水流花靜

科學與詩的對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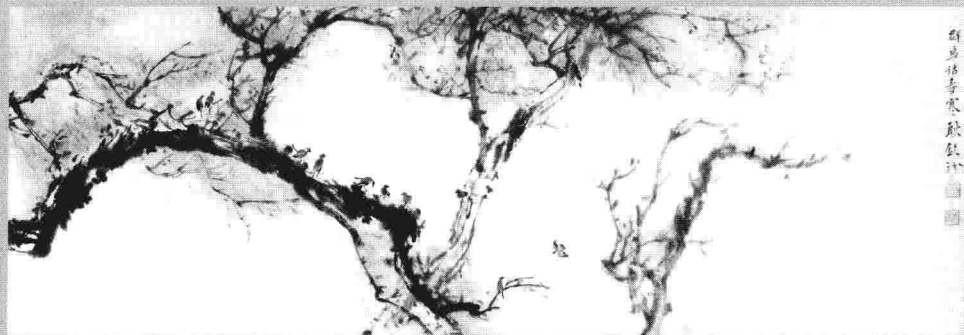
童元方



水流花靜

科學與詩的對話

童元方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水流花靜：科學與詩的對話／童元方著．

— 第一版． — 臺北市：天下遠見， 2003〔民92〕
面； 公分． —（風華館；021）

ISBN 986-417-141-0（平裝）

855

92008652

輕鬆典藏天下文化叢書的4種方法

1. 網路訂購

歡迎全球讀者上網訂購，最快速、方便、安全的選擇。

天下文化書坊<http://www.bookzone.com.tw>

2. 請至鄰近各大書局選購

3. 團體訂購，另享優惠

請洽讀者服務專線 (02) 2662-0012。

單次訂購超過新台幣1萬元，台北市享有專人送書服務。

4. 加入天下遠見讀書俱樂部

■到專屬網站 <http://rs.bookzone.com.tw> 登錄「會員邀請書」

■到郵局劃撥 帳號：19581543 戶名：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（請在劃撥單通訊欄處註明會員身份證字號、姓名、電話和地址）

■親自蒞臨「93巷人文空間」辦理

（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，02-2509-5085）

水流花靜——科學與詩的對話

作 者／董元方

系列主編／項秋萍

責任編輯／李麗玲

封面題字／陳之藩

封面國畫／耿欽謝

封面設計／徐潔（特約）

美術編輯／徐潔（特約）

出版者／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創辦人／高希均、王力行

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／高希均

發行人／事業群總編輯／王力行

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／林榮崧

版權部經理／張茂芸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、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謝穎青律師

出 版 者／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社 址／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2樓

讀者服務專線／(02) 2662-0012

傳 真／(02) 2662-0007、(02) 2662-0009

電子信箱／cwpc@cwgv.com.tw

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-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 版 廠／凱立國際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廠／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 訂 廠／台興裝訂廠

登 記 證／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

總 經 銷／大和圖書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(02) 2981-8089

著作權所有 侵害必究

出版日期2003年6月10日第一版

2003年8月10日第一版第3次印行

定價300元

ISBN: 986-417-141-0

書號：LC021



天下文化書坊 <http://www.bookzone.com.tw>

讀書做一流人
建一流社會

讀一流書 · 做一流人 · 建一流社會

題字：名書法家 董陽孜女士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天下文化 與您一起推動

自序

卻顧所來徑

我從哈佛大學得到了博士學位以後，就到香港中文大學來教書了。教書之餘，寫了這本散文集。

到香港後，我自己有些譯作：由中文譯成英文的多半是中國古代的詩篇，發表在 *World Poetry*（《世界詩選》）和 *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*（《中國古代女作家選集》）。也有一創作，用英文寫成，是由書林出版社出版的：*Two Journeys to the North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etic Journals of Wen T'ien-hsiang and Wu Mei-ts'un*（《文天祥與吳梅村——兩組北行詩的比較研究》）；由英文譯為中文的則多半是科學史方面的文獻，不是愛因斯坦的，就是麥克士韋的。怎麼會有中國古詩及科學史這樣離奇的組合呢？說起來，這當然與我的學養有關。但為什麼有這樣的學養，我不能不

回溯一下我所受的教育與庭訓了。

我父親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的。我小時候看見病中的爸爸演算數學，一疊疊的白紙上一行行的數學式子，寫得整整齊齊。我記得小學還沒有畢業，數學也只是算術，他已經耐心地為我講解負數的概念。

我從屏東女中初中畢業時，爸爸已經病得很嚴重了。他想在數學、物理上有所進境的希望日趨渺茫，他對科學的熱愛與信仰無形中轉嫁到我身上；何況大家所嚮嚮的吳健雄的成就，更為女子從事科學研究畫出了美麗的藍圖。

我考進台北的女中，是背負著爸爸的期望的。自小他刻意培養我這第一個出生的女兒，而天生好奇的我，不論是數學，還是文學都很喜歡，成績也就相當出色。據說台北的中學比屏東的好，爸爸要我去台北讀高中，可能想我學科學罷，他雖然沒有提過，我卻多少感覺到。於是一個十四、五歲的女孩，隻身去台北了。然而上學不只是

上學，還有住、吃與其他生活的問題。

對「科學」的解釋，可以說人人不同，那時一女中當局對「科學」的解釋，大概是數理考得好的，才是有資格念「科學」的；而數理可以考得好的，也一定是聰明的學生。所以一開學就在上千的新生中，舉行一種名之為「智力測驗」的考試，只憑那兩小時的「智力測驗」，就分了文理組。我早已忘記當年的「智力測驗」考的都是些什麼，自己就糊里糊塗地分到文組。爸爸對我之念文組是相當失望的，但他並沒有說什麼。直到我的文章一篇一篇在《北一女青年》上登出來，他非常喜歡，而在病床上誇我時，對我之未念理科似乎方才感到釋然。

我還記得，有一次老師出的作文題是〈秋〉，隨我們自己作秋什麼，比如〈秋風〉、〈秋雨〉、〈秋月〉之類的。我一想即使是在亞熱帶的台灣，秋天也是那麼澄明，那麼嫵媚的，就寫了一篇〈秋的韻律〉。這一篇，老師特別誇獎；當我拿回家給爸爸看時，他也特別高興。

北一女我們那一屆一共有二十四班，「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」八班是文組，以「公、誠、勤、毅」校訓為名的四班是理組，而且大家都知道這四班將來

大概是報考大學甲組的，也就是念物理、化學、數學的。排在後面的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也是理組，然後是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」，再加上最後一班的「真」班。如果再有兩班，大概就該排「善」與「美」了。這些班也是文組。當時我們同學私下還笑什麼射班、御班的，實在不怎麼好聽，而「義、毅」與「公、恭」在發音上又無分別，遂有「前義、後毅；前公、後恭」之稱。總之，都是些偉大的名字。

在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想作什麼的情況下，就以所謂的「智力測驗」，硬把高中的孩子們分得文理殊途；而自己也不知爭取選擇的權利，也沒有什麼反抗的行爲或鬥爭的舉動。但我們文組的同學漸漸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：比如文科生沒有選入樂隊的資格。不論是明示，還是暗示，學校裡都瀰漫著文科生不如理科生的氣氛，使原來沒有那種觀念的我，卻因師長的「提醒」而有時洩氣，有時憤懣；那種感覺是很激烈的。有些幾近羞辱的話竟從校長口裡說出來，班上一位既敏感、又好強的同學每每流下淚來。我有時也暗自垂淚，多時則是感到學校的不公平。我們在那青澀的年月，可以說爲長者的無知所鞭打，留下來的是內心的創傷。

高三時一開學，就感到緊張，聯考的壓力已兜頭罩下。不久，倒數計時的阿拉伯

字就出現在教室黑板的一角了。接著是午餐的時間減半用來考史地。後來是整小時整小時地借物理課的時間來複習文組的科目。我雖然不以物理為奮鬥的目標，但又憑什麼剝奪我的學習的權利？高一的生物、高二的化學我們都念得有來有去的，遺傳的基因、染色體和有機化學的分子結構，這些科學項目，我們做得很有興味。而學校擺明文組的學生連最起碼的物理常識也不必有，對我們文組來說是欺凌，是侮辱，而教文組的物理老師也成了二等老師，更是情所不堪！實際上學校的心態與其說是認真辦學，不如說只是認真搞升學率，既找不到其他的時間可用，就生生奪去了物理上課的時間，這是好心的教育，還是犯法的教育？是誤解了教育，還是錯解了科學？

北一女畢業以後，我進入台灣大學中文系。現代的大學大概每一系多少都參考了西方大學的制度，只有中文系是無例可援的。所以經、史、子、集都有一些：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來自小學，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是經，《史記》、《左傳》是史，《離騷》、陶謝、蘇辛等自然是屬於集部。而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等子書，也特別提出來，作為專門的課目。此外還有文學史、詩選、詞選、文學概論、古籍導讀這一類的課。換句話說，有中學即可念懂的簡單讀物，有大學不必有的淺易課程。

《史記》只上一學期，只能念四個列傳，又因為五十二萬多字要印成一本書，自然字小且沒有標點。我常常坐在六號館旁的草地上標點《史記》，由〈項羽本紀〉開始，把一部《史記》就這樣一篇一篇地點下去了。自己由點書而念書，原是不錯的訓練，但老師卻常出簡單到無以復加的是非題，令人有時啼笑皆非，有時卻欲哭無淚。

我對是非題有莫名的恐懼，因為常常是人非我是，我是人非的。有次文學史考試有一道是非題：「司馬遷之後，文章的氣勢不再。」是耶？非耶？我一想，最遲到唐代還有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，雖然他有不免強詞奪理，但你既問文章的氣勢，我就理直氣壯地答了個「非」。哪裡知道，卻答錯了。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答錯了，就去問老師。老師奇怪地看著我說：「理由是我們還沒有教到唐代啊！」原來文學史是這樣看的。那麼，在出題時，也要寫明白呀。這樣的是非題，我這種答案，不僅不給分，而且倒扣！我對這種教法不能不產生了懷疑。

這還算小事。大事是有時想學而無師可學。比如作舊詩罷，著急地到處找韻書看，等到琢磨出一首詩、一闋詞，總覺得唸著不大像我想要說的話，而又無處去問，這舊詩詞因為無師而顯然作不成了。那麼試試作新詩罷，讀遍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新詩

集子，幾乎沒有一首帶給我與讀舊詩類似的快樂。如果是相近的題材，也沒有一首達到舊體詩的藝術層次。而最令人遺憾的，是沒有一首詩令人感動。難道作者自己感動得了自己嗎？我們好像是硬生生地斬斷了中國詩的傳統，如今卻要另立一傳統，無中生有，從外國移花接木過來一個新形式，是不是類似緣木求魚呢？或者說從根本上改變了詩的性質。在這種困惑中，我的激情只有離開詩了。可是我真喜歡詩呀！這似乎是說中文系內部的空虛，而我的感覺的確如此。

至於外面的環境呢？有一天我妹妹告訴我有人問她姐姐是什麼學校的？她說：台大。對方又問：什麼系？她頓了一下，對我說：「我當時覺得說中文系很丟臉，就說了外文系。」我明明是中文系的，怎麼變成了外文系？我妹妹的態度所反映的是一個普遍的現象：以英文爲榮、中文爲恥的心態。好像中國人中文就不用學，說「我中文不好」或「我不會文言文」的時候是在表現無比的神氣呢！

在大學時，曾讀庾信的〈哀江南賦并序〉，讀序是功課，我順便把賦也讀了。因爲太喜歡，就連其他的賦、詩和銘都欣賞起來。有一篇〈思舊銘〉是悼蕭永的。庾信與蕭永都是梁臣入北，感極而興哀的。庾信並不只是對「何處樓台，誰家風月」有所

感觸，而是對天地都失去了信仰。天不過蒼蒼之氣，地也不過搏搏之土。我忽然覺得台灣大學爲什麼沒有神學院，是也像庾信似的，感到中國近年是太痛苦了，也就從怨及上天到沒有上天了，所以從西洋什麼都搬，唯獨不搬宗教呢？這個大疑問，到了哈佛才有所悟。

•

我的研究院是在哈佛念的。當年初次到哈佛大學時，自然是到了哈佛園，在哈佛銅像前瞻仰一會兒，再問問左右的人，要去哈佛燕京圖書館，是怎麼個去法。記得那天爲我指路的人說：你向裡走，穿過大鐵門，正對著的就是科學館了；再向裡走，見到一座不可能再單調的大白樓，那是威廉·詹姆士樓。心理，社會之類的系都在那裡。左轉，就是神學街了。神學街是可以通到神學院的路。左邊是歐洲研究的樓，右邊有一個閃族博物館，而太白樓的隔壁、門口有兩座白色石獅子的，就是哈佛燕京圖書館，也是東亞系的系館所在。

我看到神學院在大學出現，已感到哈佛對古今之有容；再看近東、遠東部門的出現，尤感到內外之無別。至於最大的衝擊則是：中國的大學，科目之設，絕不夠博大，也不夠精深。我能進入哈佛大學研究，誠屬幸事，就以這神學路上左右大樓的命名與分類即感到安慰。我主修的仍然是中國文學，這意思就是不管人在哪裡，都沒有中途改志，雖然在哈佛入哪一系是很自由的，選系、轉系都不太難。

在眾多教授中主要是跟韓南（Patrick Hanan）念小說，跟宇文所安（Stephen Owen）念詩。跟著外國教授念中國文學，還用得著學嗎？身為中國人，當我逐漸看到他們在中國文學上所達到的造詣時，只覺羞愧，只有加倍努力了。

在台大曾經念過小說史，但看小說本身則多半是在課外一點點積累而成。印象中中國古典小說在規模的壯闊，氣度的恢宏與意境的深刻上，短篇一般不及法國，長篇則不及俄國與英國。但韓南教授讓我學會了從中國小說的眼光看中國小說，而不是在中國小說裡找中國小說所沒有的東西，然後批評說好與不好。如此，重溫了中國小說裡大大小小的故事。

至於教詩的宇文呢，他是我所認識的外國人中，最愛中國詩的。他剛從耶魯到哈

佛時，住在波士頓西郊的康考特，亦即出了寫《湖濱散記》的梭羅以及寫《小婦人》的艾爾科特的人文薈萃之地；平時搭火車到劍橋。幾乎有一小時的車程，他在車上讀清詩；不是龔定盦的，就是黃遵憲的。有一學期上唐詩，他把每星期要講的詩人與詩題都寫出來，自號「無名子」，亦即無名子的唐詩選，乍看好像道家。

我們東亞系，因為沒有人願意做系主任，所以由教授輪流做。輪到宇文做系主任的那一年，開學時我去他的研究室找他。他說：「你看我給系主任辦公室起了個什麼名字！我想只有一兩個人會懂那個意思，其中一個是你。」我迫不及待地轉身就跑去，系主任辦公室門上大大的一個橫匾：「腐鼠堂」，我大笑起來！表面上是李商隱的典故：「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鸕鷀竟未休。」其實可以追溯到莊子的〈秋水〉。我立時跑回去，向他說，「是莊子的，還是李商隱的？」

宇文每要講詩，就把要講的詩在紙上抄一遍，看那略帶孩子氣的筆跡，體認到他對中國詩敬虔的態度：有一種莊嚴，有一種尊貴。有一次我上他的閱讀課，要講祝枝山的詩給他聽，他把自己的書借給我，上面都是鉛筆寫的中文小注。雖然他是系裡最早用、也最擅用電腦的教授，但他總是抄詩，好像抄詩是他最大的享受。我考博士資

格考時，他要考我的詩的程度，題目都是他用手抄的，是前一夜才工工整整謄寫出來。他說：「我也有個範圍：因為知道你喜歡畫，所以這兒所有的詩都圍繞著『看』（gazing）這一個主題。」我一看，總共二十首詩，都是說「看」。從遠望，到近觀，再到凝視。

宇文又給中國詩排起名來：是唐詩第一，清詩第二，宋詩第三。至於一九一一年以後，中國人退化，也就無詩可言了。說得更嚴厲些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，已經沒有什麼好詩了；他根本不承認有新詩這套東西。就這一點來說，正合我的看法，大概都是從念詩中悟出來的，但程度上我也許略輕而已。

宇文教授除了用英文寫作以外，很多時候他都是在看中國的詩話與詩評。比如講杜甫詩的時候，他看金聖嘆的才子書，看金聖嘆是怎麼看杜甫的。雖說如此，他來自一個辨證批評的傳統，即使很懂中國詩，有時仍不免說得太重。比如講〈春日憶李白〉這一首，他說杜甫表面上句句讚美李白，其實每一句都暗藏玄機，有所詆毀。「白也詩無敵」是孔子說顏回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的口氣，誇李白如孔子讚顏回，自然是杜甫自比孔子了。其